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第七十二回 柴進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鬧東京

話說當日宋江在忠義堂上分撥去看燈人數：“我與柴進一路，史進與穆弘一路，魯智深與武松一路，朱仝與劉唐一路。只此四路人去，其餘盡數在家守寨。”李逵便道：“說東京好燈，我也要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如何去得？”李逵守死要去，那裏執拗得他住。宋江道：“你既然要去，不許你惹事，打扮做伴當跟我。”就叫燕青也走一遭，專和李逵作伴。看官聽說，宋江是個文面的人，如何去得京師？原來卻得神醫安道全上山之後，卻把毒藥與他點去了，後用好藥調治，起了紅疤。再要良金美玉，碾為細末，每日塗搽，自然消磨去了。那醫書中說：“美玉滅斑”，正此意也。

當日先叫史進、穆弘扮作客人去了，次後便使魯智深、武松扮作行腳僧行去了，再後宋江、朱仝、劉唐也扮做客商去了。各人跨腰刀，提朴刀，都藏暗器，不必得說。

且說宋江與柴進扮作閒涼官，再叫戴宗扮作承局，也去走一遭，有些緩急，好來飛報。李逵、燕青扮伴當，各挑行李下山，眾頭領都送到金沙灘餞行。軍師吳用再三分付李逵道：“你閒常下山，好歹惹事，今番和哥哥去東京看燈，非比閒時，路上不要喫酒，十分小心在意，使不得往常性格。若有衝撞，弟兄們不好斷見，難以相聚了。”李逵道：“不索軍師憂心，我這一遭並不惹事。”

相別了，取路登程，抹過濟州，路經騰州，取單州，上曹州來，前望東京萬壽門外，尋一個客店安歇下了。宋江與柴進商議，此是正月十一日的話。宋江道：“明日白日裏，我斷然不敢入城，直到正月十四日夜，人物喧譁，此時方可入城。”柴進道：“小弟明日先和燕青入城中去探路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”次日，柴進穿一身整整齊齊的衣服，頭上巾幘新鮮，腳下鞋襪乾淨。燕青打扮，更是不俗。兩個離了店肆，看城外人家時，家家熱鬧，戶戶喧譁，都安排慶賞元宵，各作賀太平風景。來到城門下，沒人阻當，果然好座東京去處。怎見得：

州名汴水，府號開封。逶迤按吳楚之邦，延互連齊魯之境。山河形勝，水陸要衝。禹畫為豫州，周封為鄭地。層疊臥牛之勢，按上界戊巳中央；崔嵬伏虎之形，象周天二十八宿。金明池上三春柳，小苑城邊四季花。十萬里魚龍變化之鄉，四百座軍州輻輳之地。靄靄祥雲籠紫閣，融融瑞氣照樓臺。

當下柴進、燕青兩個人得城來，行到御街上，往來觀翫，轉過東華門外，見往來錦衣花帽之人，紛紛濟濟，各有服色，都在茶坊酒肆中坐地。柴進引著燕青，徑上一個小小酒樓，臨街佔個閣子，憑欄望時，見班直人等多從內裏出入，樓頭邊各簪翠葉花一朵。柴進喚燕青，附耳低言：“你與我如此如此。”燕青是個點頭會意的人，不必細問，火急下樓。出得店門，恰好迎著個老成的班直官，燕青唱個喏。那人道：“面生並不曾相識。”燕青說道：“小人的東人和觀察是故交，特使小人來相請。”原來那班直姓王，燕青道：“莫非足下是張觀察？”那人道：“我自姓王。”燕青隨口應道：“正是教小人請王觀察，貪慌忘記了。”那王觀察跟隨著燕青來到樓上，燕青揭起簾子，對柴進道：“請到王觀察來了。”燕青接了手中執色，柴進邀入閣兒裏相見，各施禮罷。王班直看了柴進半响，卻不認得，說道：“在下眼拙，失忘了足下，適蒙呼喚，願求大名。”柴進笑道：“小弟與足下童稚之交，且未可說，兄長熟思之。”一壁便叫取酒肉來，與觀察小酌。酒保安排到饌饌果品，燕青斟酒，慇懃相勸。酒至半酣，柴進問道：“觀察頭上這朵翠葉花何意？”那王班直道：“今上天子慶賀元宵，我們左右內外共有二十四班，通類有五千七八百人，每人皆賜衣襖一領，翠葉金花一枝，上有小小金牌一個，鑿著‘與民同樂’四字，因此每日在這裏聽候點視。如有宮花錦襖，便能勾入內裏去。”柴進道：“在下卻不省得。”又飲了數盞，柴進便叫燕青：“你自去與我旋一盃熱酒來喫。”無移時，酒到了，柴進便起身與王班直把盞道：“足下飲過這盃小弟敬酒，方纔達知姓氏。”王班直道：“在下實想不到，願求大名。”王班直拿起酒來，一飲而盡。恰纔喫罷，口角流涎，兩腳騰空，倒在凳上。柴進慌忙去了巾幘、衣服、靴襪，卻脫下王班直身上錦襖、陽串、鞋跨之類，從頭穿了，帶上花帽，拿了執色，分付燕青道：“酒保來問時，只說這觀察醉了，那官人未回。”燕青道：“不必分付，自有道理支吾。”

且說柴進離了酒店，直入東華門去看那內庭時，真乃人間天上，但見：

祥雲籠鳳闕，瑞靄罩龍樓。琉璃瓦砌鴛鴦，龜背簾垂翡翠。正陽門徑通黃道，長朝殿端拱紫垣。渾儀臺占算星辰，待漏院班分文武。牆塗椒粉，絲絲綠柳拂飛甍；殿繞欄楯，簇簇紫花迎步輦。恍疑身在蓬萊島，仿佛神遊兜率天。

柴進去到內裏，但過禁門，為有服色，無人阻當，直到紫宸殿，轉過文德殿，殿門各有金鎖鎖著，不能勾進去。且轉過凝輝殿，從殿邊轉將入去，到一個偏殿，牌上金書“睿思殿”三字，此是官家看書之處。側首開著一扇朱紅棊子，柴進閃身入去看時，見正面鋪著御座，兩邊幾案上放著文房四寶：象管、花箋、龍墨、端硯。書架上盡是群書，各插著牙籤。正面屏風上，堆青迭綠畫著山河社稷混一之圖。轉過屏風後面，但見素白屏風上御書四大寇姓名，寫著道：

山東宋江 淮西王慶 河北田虎 江南方臘

柴進看了四大寇姓名，心中暗付道：“國家被我們擾害，因此時常記心，寫在這裏。”便去身邊拔出暗器，正把“山東宋江”那四個字刻將下來。慌忙出殿，隨後早有人來。柴進便離了內苑，出了東華門，回到酒樓上看那王班直時，尚未醒來，依舊把錦衣、花帽、服色等項都放在閣兒內。柴進還穿了依舊衣服，喚燕青和酒保計算了酒錢，剩下十數貫錢，就賞了酒保。臨下樓來分付道：“我和王觀察是弟兄。恰纔他醉了，我替他去內裏點名了回來，他還未醒。我卻在城外住，恐怕誤了城門，剩下錢都賞你，他的服色號衣都在這裏。”酒保道：“官人但請放心，男女自伏侍。”柴進、燕青離得酒店，徑出萬壽門去了。王班直到晚起來，見了服色、花帽都有，但不知是何意。酒保說柴進的話，王班直似醉如癡，回到家中。次日有人來說：“睿思殿上不見山東宋江四個字，今日各門好生把得鐵桶般緊，出入的人，都要十分盤詰。”王班直情知是了，那裏敢說。

再說柴進回到店中，對宋江備細說內宮之中，取出御書大寇“山東宋江”四字，與宋江看罷，歎息不已。十四日黃昏，明月從東而起，天上並無雲翳，宋江、柴進扮作閒涼官，戴宗扮作承局，燕青扮為小閑，只留李逵看房。四個人雜在社火隊裏，取路闖入封丘門來，遍玩六街三市，果然夜暖風和，正好遊戲。轉過馬行街來，家家門前扎縛燈棚，賽懸燈火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正是樓臺上下火照火，車馬往來人看人。四個轉過御街，見兩行都是煙月牌，來到中間，見一家外懸青布幕，裏掛斑竹簾，兩邊盡是碧紗窗，外掛兩面牌，牌上各有五個字，寫道：“歌舞神仙女，風流花月魁。”宋江見了，便入茶坊裏來吃茶，問茶博士道：“前面角妓是誰家？”茶博士道：“這是東京上廳行首，喚做李師師。”宋江道：“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熱的？”茶博士道：“不可高聲，耳目覺近。”宋江便喚燕青，附耳低言道：“我要見李師師一面，暗裏取事。你可生個婉曲人去，我在此間喫茶等你。”宋江自和柴進、戴宗在茶坊裏喫茶。

卻說燕青徑到李師師門首，揭開青布幕，掀起斑竹簾，轉入中門，見掛著一碗鴛鴦燈，下面犀皮香桌兒上，放著一個博山古銅香爐，爐內細細噴出香來。兩壁上掛著四幅名人山水畫，下設四把犀皮一字交椅。燕青見無人出來，轉入天非裏井，又是一個大客位，設著三座香楠木雕花玲瓏小床，鋪著落花流水紫錦褥，懸掛一架玉棚好燈，擺著異樣古董。燕青微微咳嗽一聲，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嫗孃來，見燕青道個萬福，便問燕青：“哥哥高姓？那裏來？”燕青道：“相煩姐姐請媽媽出來，小閒自有話說。”梅香入去不多時，轉出李媽媽來，燕青請他坐了，納頭四拜。李媽媽道：“小哥高姓？”燕青答道：“老娘忘了，小人是張乙的兒子張閒的便是，從小在外，今日方歸。”原來世上姓張姓李姓王的最多，那虔婆思量了半响，又是燈下，認人不仔細，猛然省起，叫道：“你不是太平橋下小張閒麼？你那裏去了，許多時不來？”燕青道：“小人一向不在家，不得來相望。如今伏侍個山東客人，有的是家私，說不能盡。他是個燕南河北第一個有名財主，今來此間：一者就賞元宵，二者來京師省親，三者就將貨物在此做買賣，四者要求見娘子一面。怎敢說來宅上出入，只求同席一飲，稱心滿意。不是小閒賣弄，那人實有千百兩金銀，欲送與宅上。”那虔婆是個好利

之人，愛的是金資，聽的燕青這一席話，便動了念頭，忙叫李師師出來，與燕青廝見。燈下看時，端的好容貌。燕青見了，納頭便拜。有詩為證：

芳年聲價冠青樓，玉貌花顏是罕儔。

共羨至尊尊貼體，何慚壯士便低頭。

那虔婆說與備細，李師師道：“那員外如今在那裏？”燕青道：“只在前面對門茶坊裏。”李師師便道：“請過寒舍拜茶。”燕青道：“不得娘子言語，不敢擅進。”虔婆道：“快去請來。”燕青徑到茶坊裏，耳邊道了消息。戴宗取些錢，還了茶博士，三人跟著燕青，徑到李師師家內。入得中門相接，請到大客位裏，李師師斂手向前動問起居道：“適間張閒多談大雅，今辱左顧，綺閣生光。”宋江答道：“山僻村野，孤陋寡聞，得睹花容，生平幸甚。”李師師便邀請坐，又看著柴進問道：“這位官人是足下何人？”宋江道：“此是表弟葉巡簡。”就叫戴宗拜了李師師。宋江、柴進居左，客席而坐，李師師右邊，主位相陪。嬾子捧茶至，李師師親手與宋江、柴進、戴宗、燕青換盞。不必說那盞茶的香味。茶罷，收了盞托，欲敘行藏，只見嬾子來報：“官家來到後面。”李師師道：“其實不敢相留。來日駕幸上清宮，必然不來，卻請諸位到此，少敘三盃。”宋江喏喏連聲，帶了三人便行。出得李師師門來，穿出小御街，逕投天漢橋來看鰲山。正打從樊樓前過，聽得樓上笙簧聒耳，鼓樂喧天，燈火凝眸，遊人似蟻。宋江、柴進也上樊樓，尋個閣子坐下，取些酒食餽饌，也在樓上賞燈飲酒。喫不到數盃，只聽得隔壁閣子內有人作歌道：

浩氣沖天貫斗牛，英雄事業未曾酬。

手提三尺龍泉劍，不斬奸邪誓不休！

宋江聽得，慌忙過來看時，卻是“九紋龍”史進、“沒遮攔”穆弘在閣子內喫得大醉，口出狂言。宋江走近前去喝道：“你這兩個兄弟嚇殺我也！快算還酒錢，連忙出去！早是遇著我，若是做公的聽得，這場橫禍不小。誰想你這兩個兄弟也這般無知蠢騃！快出城，不可遲滯。明日看了正燈，連夜便回，只此十分好了，莫要弄得撒撒了！”史進、穆弘默默無言，便叫酒保算還了酒錢。兩個下樓，取路先投城外去了。宋江與柴進四人微飲三杯，少添春色。戴宗計算還了酒錢，四人拂袖下樓，逕往萬壽門來客店內敲門。李逵困眼睜開，對宋江道：“哥哥不帶我來也罷了，既帶我來，卻教我看房，悶出鳥來。你們都自去快活！”宋江道：“為你生性不善，面貌醜惡，不爭帶你入城，只恐因而惹禍。”李逵便道：“你不帶我去便了，何消得許多推故！幾曾見我那裏嚇殺了別人家小的大的！”宋江道：“只有明日十五日這一夜帶你入去，看罷了正燈，連夜便回。”李逵呵呵大笑。

過了一夜，次日正是上元節候，天色清明得好。看看傍晚，慶賀元宵的人不知其數，古人有篇絳都春單道元宵景致：

融和初報，乍瑞靄霽色，星都春早。翠幃競飛，玉勒爭馳，都聞道鰲山彩結蓬萊島。向晚色，雙龍銜照。絳霄樓上，彤芝蓋底，仰瞻天表。縹緲風傳帝樂，慶玉殿共賞，群仙同到。迤邐御香飄滿，人間開嘻笑。一點星毬小，漸隱隱鳴梢聲杳。遊人月下歸來，洞天未曉。

當夜宋江與同柴進，依前扮作閒涼官，引了戴宗、李逵、燕青，五個人逕從萬壽門來。是夜雖無夜禁，各門頭目軍士全付披掛，都是戎裝帽帶，弓弩上弦，刀劍出鞘，擺布得甚是嚴整。高太尉自引鐵騎馬軍五千，在城上巡禁。宋江等五個向人叢裏挨挨搶搶，直到城裏，先喚燕青，附耳低言：“與我如此如此，只在夜來茶坊裏相等。”燕青徑往李師師家扣門，李媽媽、李行首都出來接見燕青，便說道：“煩達員外休怪，官家不時間來此私行，我家怎敢輕慢。”燕青道：“主人再三上復媽媽，啟動了花魁娘子，山東海僻之地，無甚希罕之物。便有些出產之物，將來也不中意。只教小人先送黃金一百兩，權當人事。隨後別有罕物，再當拜送。”李媽媽問道：“如今員外在那裏？”燕青道：“只在巷口等小人送了人事，同去看燈。”世上虔婆愛的是錢財，見了燕青取出那火炭也似金子兩塊，放在面前，如何不動心！便道：“今日上元佳節，我子母們卻待家筵數盃，若是員外不棄，肯到貧家少敘片時。”燕青道：“小人去請，無有不來。”說罷，轉身回得茶坊，說與宋江這話了，隨即都到李師師家。宋江教戴宗同李逵只在門前等。三個人入到裏面大客位裏，李師師接著，拜謝道：“員外識荊之初，何故以厚禮見賜，卻之不恭，受之太過。”宋江答道：“山僻村野，絕無罕物。但送些小微物，表情而已，何勞花魁娘子致謝。”李師師邀請到一個小小閣兒裏，分賓坐定，嬾子、侍婢捧出珍異果子，濟楚菜蔬，希奇按酒，甘美餽饌，盡用錠器，擁一春臺。李師師執盞向前拜道：“夙世有緣，今夕相遇二君，草草盃盤，以奉長者。”宋江道：“在下山鄉雖有賈伯浮財，未曾見如此富貴。花魁的風流聲價，播傳寰宇，求見一面，如登天之難，何況親賜酒食。”李師師道：“員外獎譽太過，何敢當此。”都勸罷酒，叫嬾子將小小金杯巡篩。但是李師師說些街市俊俏的話，皆是柴進回答，燕青立在邊頭和闕取笑。

酒行數巡，宋江口滑，揎拳裸袖，點點指指，把出梁山泊手段來。柴進笑道：“我表兄從來酒後如此，娘子勿笑。”李師師道：“各人稟性何傷！”姬嬾說道：“門前兩個伴當。一個黃髭鬚，且是生的怕人，在外面喃喃啞啞地罵。”宋江道：“與我喚他兩個人來。”只見戴宗引著李逵到閣子裏。李逵看見宋江、柴進與李師師對坐飲酒，自肚裏有五分沒好氣，圓睜怪眼，直瞅他三個。李師師便問道：“這漢是誰？恰象土地廟裏對判官立地的小鬼。”眾人都笑。李逵不省得他說。宋江答道：“這個是家生的孩兒小李。”李師師笑道：“我倒不打緊，辱莫了太白學士。”宋江道：“這廝卻有武藝，挑得三二百斤擔子，打得三五十人。”李師師叫取大銀賞鍾，各與三鍾，戴宗也喫三鍾。燕青只怕他口出訛言，先打抹他和戴宗依先去門前坐地。宋江道：“大丈夫飲酒，何用小杯！”就取過賞鍾，連飲數鍾。李師師低唱蘇東坡大江東去詞。宋江乘著酒興，索紙筆來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拂開花箋，對李師師道：“不才亂道一詞，盡訴胸中鬱結，呈上花魁尊聽。”當時宋江落筆，遂成樂府詞一首，道是：

天南地北，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？借得山東煙水寨，來買鳳城春色。翠袖圍香，降綃籠雪，一笑千金值。神仙體態，薄幸如何消得？想蘆花灘頭，蓼花汀畔，皓月空凝碧。六六鴈行連八九，只等金雞消息。義膽包天，忠肝蓋地，四海無人識。離愁萬種，醉鄉一夜頭白。

寫畢，遞與李師師反復看了，不曉其意。宋江只要等他問其備細，卻把心腹衷曲之事告訴，只見嬾子來報：“官家從地道中來至後門。”李師師忙道：“不能遠送，切乞恕罪。”自來後門接駕。嬾子、姬嬾連忙收拾過了杯盤什物，扛過臺桌，灑掃亭軒。宋江等都未出來，卻閃在黑暗處，張見李師師拜在面前，奏道起居，聖上龍體勞困。只見天子頭戴軟紗唐巾，身穿滾龍袍，說道：“寡人今日幸上清宮方回，教太子在宣德樓賜萬民御酒，令御弟在千步廊買市。約下楊太尉，久等不至，寡人自來。愛卿近前與朕攀話。”宋江在黑地裏說道：“今番挫過，後次難逢，俺三個就此告一道招安赦書，有何不好！”柴進道：“如何使得？便是應允了，後來也有翻變。”三個正在黑影裏商量。卻說李逵見了宋江、柴進和那美色婦人喫酒，卻教他和戴宗看門，頭上毛髮倒豎起來，一肚子怒氣正沒發付處。只見楊太尉揭起簾幕，推開扇門，逕走入來，見了李逵，喝問道：“你這廝是誰？敢在這裏？”李逵也不回應，提起把交椅，望楊太尉劈臉打來。楊太尉倒喫了一驚，措手不及，兩交椅打翻地下。戴宗便來救時，那裏攔當得住。李逵扯下幅畫來，就蠟燭上點著，東燂西燂，一面放火，香桌椅凳，打得粉碎。宋江等三個聽得，趕出來看時，見“黑旋風”褪下半截衣裳，正在那裏行凶。四個扯出門外去時，李逵就街上奪條棒，直打出小御街來。宋江見他性起，只得和柴進、戴宗先趕出城，恐關了禁門，脫身不得，只留燕青看守著他。李師師家火起，驚得趙官家一道煙走了。鄰佑人等一面救火，一面救起楊太尉，這話都不必說。城中喊起殺聲，震天動地。高太尉在北門上巡警，聽得了這話，帶領軍馬，便來追趕。燕青伴著李逵，正打之間，撞著穆弘、史進，四人各執鎗棒，一齊助力，直打到城邊。把門軍士急待要關門，外面魯智深輪著鐵禪杖，武行者使起雙戒刀，朱仝、劉唐手撚著朴刀，早殺入城來，救出裏面四個。方纔出得城門，高太尉軍馬恰好趕到城外來。八個頭領不見宋江、柴進、戴宗，正在那裏心慌。

原來軍師吳用已知此事，定教大鬧東京。剋時定日，差下五員虎將，引領帶甲馬軍一千騎，是夜恰好到東京城外等接，正逢著宋江、柴進、戴宗三人，帶來的空馬，就教上馬，隨後眾人也到。正都上馬時，於內不見了李逵。高太尉軍馬衝將出來。宋江手下的五虎將：關勝、林冲、秦明、呼延灼、董平突到城邊，立馬於濠塹上，大喝道：“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！早早獻城，免汝一

死！”高太尉聽得，那裏敢出城來。慌忙教放下吊橋，眾軍上城提防。宋江便喚燕青分付道：“你和黑廝最好，你可略等他一等，隨後與他同來。我和軍馬眾將先回，星夜還寨，恐怕路上別有枝節。”

不說宋江等軍馬去了。且說燕青立在人家房簷下看時，只見李逵從店裏取了行李，拿著雙斧，大吼一聲，跳出店門，獨自一個，要去打這東京城池。正是聲吼巨雷離店肆，手提大斧劈城門。畢竟“黑旋風”李逵怎地去打城，且聽下回分解。